



CBCCI

中山大學

禪宗與中國文化研究院

Chan Buddhism and Chinese Culture Institute

• SUN YAT-SEN UNIVERSITY •

旭日·中國文化叢書

白沙學派論考

— 王光松 著



巴蜀書社

非外借

旭日·中国文化丛书

白沙学派论考

——王光松 著——



中山大學
禪宗與中國文化研究院
Chan Buddhism and Chinese Culture Institute
• SUN YAT-SEN UNIVERSITY •

巴蜀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沙学派论考/王光松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18. 3
ISBN 978-7-5531-0948-0

I. ①白… II. ①王… III. ①陈献章(1428—1500)
—心学—研究 IV. ①B24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3499 号

白沙学派论考

王光松 著

责任编辑	熊 欣
出 版	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成都完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50mm×175mm
印 张	21
字 数	30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0948-0
定 价	65.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上篇 门人研究

白沙门人与白沙心学传播/003

江右白沙门人考/020

潮州白沙门人考/033

《白沙门人考》考订、补遗/057

中篇 静坐研究

陈白沙春阳台静坐事件考/075

陈白沙的“坐法”“观法”与儒家静坐传统/101

从静坐涵养到随处体认

——试湛甘泉的静坐观演变/126

陈白沙与湛甘泉的“坐法”“观法”比较

——一种基于技术角度的分析/143

下篇 文本点校

白沙门人考/161

白沙丛考/245

附录：陈白沙先生献章年谱/300

白沙学派论考

白沙学派论考

白沙学派论考

上篇 门人研究

- ◎ 白沙门人与白沙心学传播
- ◎ 江右白沙门人考
- ◎ 潮州白沙门人考
- ◎ 《白沙门人考》考订、补遗





白沙门人与白沙心学传播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晚年又号石翁），广东新会白沙村人，后人尊称白沙先生。陈白沙是宋元程朱理学向明代心学转向中的关键人物，他开创的白沙学派（又称江门学派）是广东本土第一个产生了全国性影响的儒家学派。“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对白沙心学的传播来说，门人乃其最重要的传播载体和途径，这一群体的数量、地理分布、受教育程度、职业构成及其内部凝聚程度等因素，对白沙心学传播的广度、深度及传播方式都有着不同的影响。

一、白沙门人总数及地理分布

（一）白沙门人知多少

白沙门人的数量是白沙门人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清人卢挺云：“相传白沙弟子百余人，首先生（即林光——作者注）而

次湛文简。”^① 屈大均云：“新会志有白沙弟子传。弟子一百余六人。以伍云为首。”^② 屈氏所言“新会志”即黄淳监修《[万历]新会县志》（以下简称“黄《志》”），其《白沙弟子传》收录106人，这是记录白沙门人群体的最早文献。黄《志》关于白沙弟子的记录为贾洛英监修《[康熙]新会县志》（以下简称“贾《志》”）因袭，但贾《志》将黄《志》中原附于戴球之下的三子戴恩、戴泽、戴参单列出来，因此，贾《志》收录109人。今人苟小泉认为白沙门人有109人^③，所据实即贾《志》；刘兴邦以为有146人^④，不知所据。后阮元监修《广东通志》收录白沙门人76人，较黄、贾二《志》人数减少近三分之一。上述官修志书之外，陈遇夫辑有《陈子门人录》（简称“《门人录》”），收录106人，与黄《志》数量相同，但贾《志》所载而《门人录》未录者计有27人，《门人录》收录而贾《志》未载者计有21人，其间出入较大。

在已有同类文献中，阮榕龄《白沙门人考》（以下简称“《门人考》”）收录人数最多，计有180人。该书“江西”条下的“杨敷”与“清远”条下的“杨宪臣”为同一人，“新会”条下的“林栋”疑即“增城”条下之“陈睐”，而“南海”条下的“吴向”与“顺德”条下的“李瑜”，又在无姓名、县名的“附录”中出现，去此重复，则实得176人，是黄《志》与《门人录》收录人数的近1.7倍。在此176人中，姓名、字号、籍贯、事迹四项信息俱备者105人，缺字号者20人，缺事迹者21人，既缺字

① [清]卢挺：《林南川冰蘖全集后跋》，[明]林光著，罗邦柱点校：《南川冰蘖全集》，济南：齐鲁书社，1976年，第5页。

②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0《学语》，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12页。

③ 苟小泉：《陈白沙哲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90页。

④ 刘兴邦：《白沙心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06页。

号又缺事迹者 21 人，余下 9 人，或仅有姓与号，或仅有姓，或仅有名。如仅缺字号而有事迹，对我们的研究来说影响并不大，前两项相加所得 125 人为白沙门人中事迹可考者。

据笔者考证，《门人考》“附录”中的“瑜”实即顺德李瑜，“向”实即潮州吴向^①，“东莞”条下的祁顺为白沙之友而非门人。此外，笔者又考得《门人考》等文献缺载者 15 人^②。减去祁顺，加上缺载的 15 人，则白沙门人总数为 190 人，其中，事迹可考者 140 人。朱子门人 467 人，阳明门人 307 人^③，前者是白沙门人的 2.5 倍，后者是白沙门人的 1.6 倍。

（二）白沙门人的地理分布及其特点

在 190 位白沙门人中，籍贯可考者 184 人，其中，省外 20 人，占籍贯可考人数的一成多一点，其地理分布为：盛京 1 人，江苏 1 人，浙江 4 人，江西 7 人，湖北 2 人，湖南 1 人，福建 3 人，广西 1 人。广东籍门人 164 人，占籍贯可考人数的近九成，其地理分布为：广州府 135 人，潮州府 13 人，肇庆府 12 人，惠州府 2 人，韶州府 1 人，高州府 1 人。粤籍白沙门人主要集中在广州府，其人数在籍贯可考人数中占 73.4%，粤西、粤北的白沙门人非常少，粤西仅高州府有 1 人，廉州府、雷州府、罗定州为空白；粤北仅韶州府有 1 人，南雄府亦为空白。在广州府内，白沙门人的地理分布是：南海 13 人，番禺 11 人，顺德 19 人，东莞 7 人，香山 1 人，增城 5 人，三水 2 人，新宁 1 人，清远 2 人，新会 74 人。可见，广州府白沙门人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新

① 《门人考》将其系于“南海”条下为误。

② 其中，浙江 1 人（吾廷介），江西 4 人（刘霖、俞溥、谭震、孙琮），潮州 7 人（杨潜斋、吴向、杨玮、李宗淳、饶鉴、周成、蔡亨嘉），南海 1 人（吴璉），新会 2 人（伍徇、李克常）。

③ 陈荣捷：《朱子门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8—9 页。

会、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五县，该区域人数达到 124 人，占籍贯可考人数的 67.4%，其中，尤以新会数量最多，占广州府总门人数的 54.8%，即便在籍贯可考人数中也占 41.3%。

上述数据表明，白沙学派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学派，成员主要来自于广州府，其整体地理分布呈现出以新会为基点向北（以北方为主）、东、西扩散的放射状，从新会县到广州府到广东省到省外，密度依次递减。从大的范围来看，白沙门人的居住地大致在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此种地理分布格局对白沙心学的传播线路与传播空间具有重要的限定作用，事实上，白沙心学的影响也主要在此空间之中。

朱子门人中籍贯可知者 378 人，其地理分布为：福建 164 人，浙江 80 人，江西 79 人，湖南 15 人，安徽 15 人，江苏 7 人，四川 7 人，湖北 5 人，广东 4 人，河南 1 人，山西 1 人^①。朱子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福建居住，其门人数量以福建为最是情理中的事，但其外省籍门人数量仍能超过福建本省人数，达到总人数的 56.6%，而且涉及 11 省，其门人来源的全国化程度明显高于白沙学派。据余重耀《阳明弟子传纂》，阳明门人的地理分布为：浙中 48 人，江右 32 人，南中 13 人，楚中 5 人，北方 3 人，闽粤 10 人，泰州 35 人（含再传），贵州见诸书牒者 161 人^②。钱明认为，阳明门人数量远不止 307 人，其分布范围也不限于上述地区，而是分布于 20 个省，几乎囊括了大半个中国^③，全国化程度又高于朱子学派。

① 陈荣捷：《朱子门人》，第 9 页。

② 余重耀：《阳明弟子传纂》，转引自陈荣捷《朱子门人》，第 9 页。

③ 钱明：《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76 页。



二、白沙门人的从学、举业及职业情况

（一）集体性从学

陈荣捷先生指出“集体来学是朱门一特殊现象”^①。该现象在白沙学派中尤为突出，其中又有家族性、地缘性和官派三种集体来学情况。在家族性集体来学中，父子兄弟俱事白沙者2宗，计有7人；父子俱事白沙者1宗，2人；叔侄俱事白沙者2宗，4人；叔侄兄弟俱事白沙者1宗，3人；兄弟（含族兄弟、内兄弟）俱事白沙者9宗，22人；该部分合计38人。地缘性集体来学主要集中在南海、顺德、增城、新会四县，共有4宗，计10人。官派集体来学是白沙学派中的一个特有现象。张诩《白沙先生行状》云：“参政胡荣为提学佥事时，雅重先生，常选生员有异质者十余人往受业，今学士梁储、参政李祥辈与焉。”^②《白沙门人考》亦云：“冯载……弱冠补邑庠，廉宪薛公器之，委币使于白沙。”^③地方官员从郡学或邑庠中到底选拔了多少生员送往白沙，今已不可考，张诩云“十余人”，我们且以11人计，加上前面两种集体来学的人数，则白沙门下属于集体来学者至少有59人，占事迹可考人数的42%，即便在总门人数中也占31.1%，这就意味着，平均每三个门人中即有一人为集体来学者。由于许多门人信息不全，笔者相信，集体来学者的比例比上述数据要更高

① 陈荣捷：《朱子门人》，第11页。

② [明]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附录二《白沙先生行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76页。

③ [清]阮榕龄：《白沙门人考》，《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4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557页。

一些。

（二）举业情况

在 140 名事迹可考的门人中，举人 41 人（不含后来考取进士的那部分举人），进士 17 人，二者相加 58 人，占事迹可考人数的 41.4%。此外，白沙门下另有生员 38 人，由于举人、进士皆由生员而来，我们可将举人、进士之数计入生员之内，如此，白沙门下的生员达 96 人，占事迹可考人数的 68.8%。张诩曰：“（白沙）先生教人，随其资禀高下，学力浅深，而造就之，循循善诱，其不悟者不强也。至于浮屠羽士、商农仆贱来谒者，先生悉倾意接之，有叩无不告，故天下被其化者甚众。”^① 这段话本是要强调白沙设教有教无类，富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然依上述统计数据来看，白沙门人实以那些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和已经通过了科举考试的士人为主要成员。

白沙认为“山人处士例以不出为高”^②，有较强烈的隐逸倾向，在其熏陶下，门人多有无意仕进者。冯载至白沙受学后，“慨然有求道之志，遂弃举业，讲心性之学”^③。像冯载这样弃举子业的还有陈冕、谢祐、何廷矩、梁潜、刘霖等生员；中举后决意不仕者有李承箕、梁卫、李升等；为官不久即挂冠而去者有朱伯骥、陈庸、李文，中进士而辞官者有贺钦、陈茂烈，前后共计 14 人，实际数据当高于此。在传统社会中，通过科举获得官职是士人理想的人生之路，这对思想传播来说也颇有益处，一方面，异地为官会有助于扩展思想传播的空间，另一方面，士人的官员

① [明] 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附录二《白沙先生行状》，第 881 页。

② [明] 陈献章：《陈献章集》，第 6 页。

③ [清] 阮榕龄：《白沙门人考》，前掲书，第 557—558 页。

身份及其权力也是思想传播的一个重要助力。白沙门下这种绝意科举或中试后不仕、辞官的风气，对“科举——为官”途径上的白沙心学传播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三）职业情况

尽管白沙门下有一种以不仕为高的风气，但传统农业社会中士人的职业选择余地很小，因此，出仕仍然是白沙门人的一种重要的职业选择方向。据笔者统计，白沙门下有官职者 62 人，占事迹可考人数的 44.3%，在门人总数中也占 32.6%，比朱子门下 28% 的比例^①明显要高。在此 62 人中，朝廷官员 15 人，地方行政官员 35 人，地方教育官员 22 人，其中，三种官员角色兼有其二者 11 人。除河南、山西、陕西三省外，白沙门人遍及两京及另外 10 省，而尤以浙江、江西、广西、福建、湖广、南直隶为多。如将白沙门人喻为蒲公英的种子，白沙心学就是借助“科举——为官”之风，通过门人这些种子而散播落到全国各地的。

“科举——为官”正途之外，白沙门下还有从事蒙馆（如罗冕）、讲学（如屈群力）、卖文（如黄寿）、卖画（如李孔修）、制作香柜（如袁晖）、铅槩（如陈魁）、栽茗（如谢祐）等职业者，当然，还有为数众多而未被记录下来的力田者，他们无疑是明代社会中的底层人士，这显示了白沙学派与基层民间社会之间的紧密关联。从事上述营生职业无须离开乡土，这部分门人在乡村基层以其笃实践履诠释、传播白沙的思想。从事上述职业的门人大多收入微薄甚至难以糊口，如谢祐“糟糠不厌腹，布袜不掩胫”，陈魁“瓶无赢粟以畜其妻子”，容贯“敝衣寒露肘”，李孔修“上漏下湿”。白沙在诗文中经常表彰“一簞食，一瓢饮”的颜回，

^① 陈荣捷：《朱子门人》，第 12 页。

并像周敦颐一样让门人“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在此熏陶下，门人多安贫乐道，虽穷而无怨，故黄宗羲感慨说：“出其门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意，其高风之所激，远矣。”^①

三、传播方式与影响

思想传播实即心灵对心灵发生影响的过程，既可以通过言传，也可以通过身教来实现。对白沙心学传播来说，门人的身份、职业、生存方式不同，其传播场所、对象、方式也相应不同。

（一）隐逸：“收敛乡里”的基层传播

白沙门下流行“以隐为高”的风气，官场或仕途往往被视为负面的东西，为求禄养而不得不出仕的林光就曾抱怨说：“近者师门故旧，颇觉寥寥。一涉宦途，即为弃物。门客弟子，倡和一辞，牢不可破。”^②这段话对师门中流行的隐逸之风及出仕门人承受的压力刻画得非常生动。白沙门下选择隐逸生活方式的，既有一开始就拒绝进入“科举——为官”路径者，也有中途从官场弃官、辞官或致仕者。易鏞“少从白沙游，慕古学，以礼自守，不屑治家产……旷情逸致，山川自娱，年六十卒”^③，欧阳回“无仕进志，嗜酒耽诗，识高今古而若愚，行敦孝友而不羁”^④。一面是“旷情逸致，山川自娱”“嗜酒耽诗”的名士风流，一面是“以礼

① [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9页。

② [明]林光著，罗邦柱点校：《南川冰蘖全集》，前揭书，第144页。

③ [清]阮榕龄：《白沙门人考》，前揭书，第622页。

④ [清]阮榕龄：《白沙门人考》，前揭书，第671页。



自守”“行敦孝友”的名教笃行。自然与名教，这两个在魏晋名士看来是紧张甚或对立的東西，在白沙门下的隐逸者那里被圆融在了一起。风流归风流，“弃礼从俗，坏名教事”绝不能为，这是白沙对门人的底线要求^①。周瑛《咏古送白沙归南海》诗以“西晋尚清虚”讽喻白沙^②，白沙学派之隐逸与西晋名士之隐逸实有本质区别。

白沙门下的隐逸，在程度上有深浅之别，以礼自守、独善其身乃其深者，其稍浅者则关注家族、乡里秩序建设，刘拭“筑室马头山，吟啸自适，编辑族谱，乡里称贤”^③；易龙“艰归，丧祭尽礼。率其族建祠堂，作家训，立宗子，以统祭祀”^④；杨璉“病归。族有规，乡有约，化行于乡”^⑤。在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格局中，白沙门人的“以礼自守”属于“修”，“编辑族谱”“建祠堂，作家训，立宗子”属于“齐”，对介乎“家”“国”间的“乡”之“化”，则难以归于“齐”或“治”，重视乡里伦理秩序建设是白沙学派的一大特色。

隐逸型门人的心学传播，其场所在家与乡，对象为家人、族人及乡人，传播方式为孝悌实践（“身教”），其功效为移风易俗。《明儒学案》“仇兆鳌序”云“白沙之学在于收敛近里”^⑥，甚得其实。白沙心学不如阳明心学传播广远，但其对“家”“乡”的浸淫实为甚深。

① [明] 陈献章：《陈献章集》，第 236 页。

② [清] 阮榕龄：《白沙门人考》，前揭书，第 668 页。

③ [清] 阮榕龄：《白沙门人考》，前揭书，第 606 页。

④ [清] 阮榕龄：《白沙门人考》，前揭书，第 624 页。

⑤ [清] 阮榕龄：《白沙门人考》，前揭书，第 630 页。

⑥ [清] 黄宗羲：《明儒学案》，第 5 页。

（二）有位者：“官于朝，则行乎朝”

白沙《与林蒙庵书》云：“蒙庵官于朝也，则行乎朝；仆之居山林也，则行乎山林。”^① 白沙门人如何“行乎山林”前已有述，其官于朝者如何“行乎朝”？这涉及白沙师徒对外王的理解与践履。在《与徐岭南书》中，白沙以“复三代”为目标，在“复三代”的手段上认可程子的“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论^②，其外王理解不出程朱之框架。林光《代抚民张宪副祭郝亚卿文》云：“身进矣，位尊矣，得其君，任其责，其泽可以及天下，君子乐之而不能以必遂其愿，于是乎随位之尊卑以尽其职，职之尽即道之行，愿之所适也。”^③ 在林光看来，对那些进入仕途的儒者来说，尽职即行道，但职位既有尊卑之别，亦有朝廷、地方之异。程朱以来，人们对儒者出任朝廷、地方官员之职分的期待渐趋定型：朝廷官员当以格君心之非为职、地方官员当以循吏为期。湛若水“虽非言路，志在格君”^④，“大礼议”期间，连上《初入朝豫戒游逸疏》等三疏，言辞严厉，直指嘉靖心术之微，这是白沙门人在“格君心之非”方面的典型事例。白沙门下更多的是地方官员，他们对“正风俗”非常重视，甚至以之为第一等事，曾确“正德间知尤溪，俗佞鬼，确毁淫祠，黜浮屠，建义仓十七所”^⑤；林廷嶽“补苏州同知，禁绝陋例，大苏民困”^⑥；张璧

① [明] 陈献章：《陈献章集》，第242页。

② [明] 陈献章：《陈献章集》，第148页。

③ [明] 林光：《南川冰蘖全集》，第205页。

④ [明] 罗洪先：《墓表》，[明] 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3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7册，据山西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年黄楷刻本影印，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43页下。

⑤ [清] 阮榕龄：《白沙门人考》，前揭书，第629页。

⑥ [清] 阮榕龄：《白沙门人考》，前揭书，第633页。

光“初知慈溪，俗多溺女，璧光立保甲严禁之，所活甚众”^①。“官于朝”的白沙门人以上疏及正风俗的行动实践白沙的外王思想，此种实践也是一种思想传播，从传播的内容、方式来看，与理学家并无二致，这显示了心学与理学在外王向度上一致的一面。

（三）精英：书院讲学传播

白沙教学重随机指点而不重书院讲学，门下从事书院讲学者仅有屈群力、邓德昌、尹凤与湛若水等数人。湛若水在师门中与邓德昌、尹凤关系最为密切，他们的书院讲学往往相互支持，其中以湛子成就为最大。《广东新语》云：

甘泉翁官至上卿，服食约素，推所有以给家人、弟子。小宗、大宗有义田，有合食田，相从士三千九百余。于其乡有甘泉、独冈、莲洞馆谷，增城龙门有明诚、龙潭馆谷，于羊城有天关、小禺、白云、上塘、蒲涧馆谷，于西樵有大科、云谷、天阶馆谷，罗浮有朱明、青霞、天华馆谷，曲江则有帽峰，英德则有清溪、灵泉馆谷，南都有新泉、同人、惠化馆谷，溧阳有张公洞口、甘泉馆谷，扬州有城外行窝、甘泉山馆谷，池州有九华山、中华馆谷，徽州有福山、斗山馆谷，武夷有六曲仙掌、一曲王湛会讲馆谷，南岳则有紫云馆谷。先生以兴学养贤为己任，所至咸有精舍贍田，以馆谷

^① [清] 阮榕龄：《白沙门人考》，前掲书，第650页。